

增評補圖

石頭記

曹

雪

芹

著



清·护花主人评清·大某山民加评

增評補圖石頭記

三

中国书店影印

臨池人
鶴兒
懷事



鳩鵲巢
女鵲
鵲巢
鵲巢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以上結實解談心與
爾夜談一段文字
以下入教老欲學驚
事

買故要討驚驚又是
一篇題目曲曲折折
極寫驚驚

真是意想不到之事

吾恐此事以姐之計
亦窮

鳳姐說來大意有三
層者鴛鴦對一層
在鳳姐亦所不料也

鳳姐對那夫人之言
確有三層難處使那
夫人能信斯言轉動
教老又何至後來種
沒分曉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從上回鳳姐對李執說那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

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

姐兒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託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

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裏的鴛鴦要他在房裏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

是平常有的事只怕老太太太細可商就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道

依我說竟別撞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裏就捨得了

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

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耽誤了人家放著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

日和小老婆吃酒太太聽聽很歡喜二層難處們老爺麼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

倒拏草根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著不用

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

會平甫前二頁已存四十一頁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悼紅軒原本

邢夫人冷笑著大有不藉於鳳姐之寶也

府前無能而又剛愎自居邢夫人是也何不足力如此宜其討鳳姐之淺驗耳

就邢夫人之說觀之卻原是一種道理

承順賈赦則得鳳姐焚取財貨則鳳姐之作更工矣

觀此數行可當邢夫人一則小傳而邢夫人之為人可知矣

既已正育不納即為高媚子共鳳姐之一項機詐計有神出鬼沒之妙

眼前證據卻引得好說得邢夫人熱血糊

評語有隱不更言

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

怎麼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勸了

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了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

要了做房裏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一篇

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

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兒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

婪取財貨為自得家人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一經他手

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

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

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

一個了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裏的話那裏信得我

竟是個獸子拏著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得那樣恨不得立刻

拏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拏著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

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

說得邢夫人熱血糊

鳳姐爲那夫人劉氏
之衆其是有理有
理不同於孟漢道
者俱其卸去自己
際尤見老奸本領

那夫人之計亦未嘗

一語而輕子
偏要坐得著實便文
章不致下文一翻
愈覺越暗

那夫人人口中坐
到底鳳姐有見識

鳳姐一生作事總不
肯於自己身上落一
分是非此等設想
是從閱世故來者
他切矣

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趣著走開。把屋子裏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礙。眾人也不得知道。那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裏想著。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要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著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那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了。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早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了。頭雖如此說。保不住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係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拏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拏我。拏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想是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雞鴨。我分付他們

步步留心

反反盤纏要卸得
自己身上乾淨可謂
奸賊之極
那夫人在馬姐籠
中矣

幾端謂地妙虧作者
如何揣摩出來
從那夫人口中細細
寫那文所無
幾點金線極其細
安有六配者必無
用此二字想驚
亦早已分付過光景
是早已分付過光景
看戲時萬般變動
如誰走揭漏之誤
供人嘲哂謂嘲者
還肯上當乎

炸了。原要趕太太早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攪車說。太太的車
破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那夫人聽了。便
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著服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
過老太太那裏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
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那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
閒話。便出來假託往王夫人房裏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
鴛鴦正坐在那裏做鍼綫。見了那夫人。站起來。那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你
做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鍼綫。看了一看。只管讚好。
放下鍼綫。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著半新的藕色綾襖。青段招牙背心。下面水綠
裙子。蜂腰削肩。鴛鴦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癩。鴛鴦
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裏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
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那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那夫人便坐下。拉著鴛鴦
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著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
頭。不發一言。聽那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裏再要買一

可知較老左有侍妾其弄鬼掉猴的不少然則仰面顧盼者已朝一夕矣

那夫人勸駕亦可謂

的

說得天花亂墜著實動聽其如非所願何數語不能打動人徒形其淵而已

那夫人之勸駕反反覆覆或抑或揚可謂無從不換

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裏要挑一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裏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槩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

太討了你。去取在屋裏。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

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

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

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著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

不行。那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處。你又不說說話。只跟著我就是

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那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

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了頭了。放著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了頭。三年兩年不

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

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一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裏的人。

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去做。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

又是一層詰問
上文三四層就道又
說這而當其不語
此處忽加一笑字情
最通真
又想出一層詰問話

雖知邢夫人也而反
不如平兒乎

習鳳姐各種調遣真
是利害人

寔然亦不是老實人

兩頭關棒盤纏之至
定有一番好白話聽
了

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黏起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裏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著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著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著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鷄鶉，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著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裏來。這裏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到鳳姐兒房裏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我的，不如躲了這裏。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裏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裏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著我和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

讀者包括

可人不知是怎樣死的
了頭
又不知是那房的人
溺從小一較十二人
其皆在幻境所
藏其內緣寶玉先
點出又因所見不
故點亦不全者必
一清晰反屬笨伯
固得決烈之至
來得神鬼不測是何
人歟

平頭整臉的還猶可
何況出色人乎
調情得有如此之謂
輕薄
是生氣語不是著急

塊石上越發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疼，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卻是襲人笑著走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著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好色了。略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願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麼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願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

可謂樂大吹噓各爲其主者矣此時驚驚真是又氣又臊又急其露之宜也

此等言語真是又氣又臊又急出來言之無心然已注射到末卷

一路翻騰至此稿入正意便說得千言萬語少不得只不去三字

平兒此論深談遠慮而驚驚他日之拜已自此決矣

驚驚此言已得解脫無上果

既得到做得到

許了寶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爲難的事。拏著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著取笑兒。你們自以爲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著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裏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裏。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有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爲難。我翦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今。臊一回子怎麼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著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

無端拍合着卻多少煩文

見面即笑便是不懷好意

不用說了我早已知道了

此等飾詞與寶釵在滴翠亭說找黛玉同一機警說卸之法

一味笑說真不知小姑子心意者

總是滿心滿意話頭

風雲變色

其利如鋒

風快雪亮兼而有之

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著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裏可惜你是這裏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裏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裏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倡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那肯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閒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裏沒有找到姑娘跑到這裏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早已知道了}不知道笑說因甚這麼忙我們這裏猜謎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邊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著罵道你快夾著你那戾嘴離了這裏好多著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炕裏去

你封了姨姐他自然要封舅爺

爽快人自有爽快話

想姨子爲此等言者意欲激二人以助己也誰知點著大砲向裏打

字字如瘦子之心所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

果然點著大砲往裏打也

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舅。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著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著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著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竝沒惹著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竝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老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裏仗著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又拏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裏藏著。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爲往四姑娘房裏看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裏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裏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

又起一半

寶玉可謂從天而下

然則以上云云皆在寶玉耳中矣

是一幅大入圖

寶玉之而從天而下

千嬌百媚

子石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裏來的。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裏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這裏好笑。只等你到我跟前。嚇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卻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遠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裏了。平兒笑道。咱們再往後找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睡著。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咱們回房裏去睡。豈不好。說著。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著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牀上。任他三人在外閒說笑。那邊那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

補敘上文金文翔媳
婦找尋鴛鴦原由

平兒之迷因于鳳姐
避之也今向金媳婦
作此言真狡口人
金家的也能相風使
蛇者

豐兒之言語機警真
不下於主人

鳳姐兒巧於掩飾

邊漿洗上的頭兒。那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那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著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那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應該掣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兒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著他。他必定也幫說什麼來著。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著。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自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回來了。太太也在這裏叫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情。那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著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

週折
周折
較老
較老
不同
從下
兒一
來句
的感
感觸
觸着
着出
出

自然
想西
之睡
已不
安睡
排字
計字
字

只咬
七個
字已
足

故老
無理
王公
爲人
也可
知矣

不
死矣

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著。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囚囊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裏。嚇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著。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著一時。金文翔來了。小幺兒們直帶入二門裏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閒。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驚驚。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婦人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璉兒。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